



名山勝蹟記

湖廣一



ル 5
1160
29





名山勝槩記

湖廣一

卷一



北係明治
月諸人
山同
君田
郎以
所購
贈資



游武昌東山記

楊士奇

游武昌西山記

王廷陳

楚四樓詠引

袁宏道

黃鶴樓記

閻伯理

黃鶴樓記

汪道昆

登南樓記

陸游

武昌九曲亭記

蘇轍

游九真山記

董穀

泛沔州郎官湖序

李白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峴山亭記

歐陽修

春夜宴桃花園記

李白

題長江萬里圖

王世貞

登萬山與謝安書

習鑿齒

游西塞山錄

唐樞

游五梁磯錄

唐樞

沅水注

酈道元

白沙曲注

酈道元

高陽池注

酈道元

仲宣樓記

王世貞

郢州孟亭記

皮日休

襄州長渠記

曾鞏

尹公亭記

曾鞏

游儵亭記

歐陽修

東園亭記

歐陽修

名山記目錄
贈玉泉仙人掌茶序

李白

記樊山

蘇軾

赤壁山考

顧起元

赤壁記

蘇軾

前赤壁賦

蘇軾

後赤壁賦

蘇軾

游黃州東坡記

陸游

黃州雪堂記

蘇軾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竹樓記

王禹偁

記游沙湖

蘇軾

記游定惠院

蘇軾

書臨臯亭

蘇軾

臨臯亭閑題

蘇軾

游觀音巖記

朱廷立

游岳陽洞庭記

高對

君山記

胥文相

湘君廟記畧

李密思

岳陽樓記

范仲淹

觀岳陽樓記

楊嗣昌

雲母泉詩序

李華

沱西別業記

何景明

偃虹堤記

歐陽修

古山樓記

劉辰翁

渚宮記

錢希言

龍山記

錢希言

補龍山文

蘇軾

瀟湘八景圖記

史九韶

跋瀟湘烟雨圖

馮夢禎

游武昌東山記

明 楊士奇

洪武乙亥余客武昌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
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術能詩皆
意度濶畧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獨與余相得也是
歲三月朔余三人者携童子四五人載酒殺出游隱
溪乘小肩輿余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
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徹
深處可浮小舟傍有盤石容坐十數人松栢竹樹之

陰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
襲人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坐久聞鷄犬聲
余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行彌望有
茅屋十數家遂造焉一叟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雪被
兩肩容色腴澤類飲酒者手一卷坐庭中蓋齊丘化
書延余兩人坐一媪捧茗盃飲客囑下有書數帙立
恭探得列子余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于言叟識其
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而出還坐石上指顧童子
摘芋葉爲盤載肉立恭舉匏壺注酒傳觴數行立恭

賦詩一章余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余故人武昌左
護衛李千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盛饌
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共酌道士出太
乙真人圖求詩余賦一章書之立恭酌酒飲道士道
士不能勝降蹠謝過衆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
恭折竹竅吹之作洞簫聲隱溪歌費無隱蘇武慢道
士起舞蹁躑兩童子拍手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
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絕語益
奇遂復酌余與立恭飲少頃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

三四寸小者如指余糝餅餌投之翕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輒盡散不復來因共慨嘆海鷗之事各賦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衆析而嚼之餘半餅遣童子遺予兩人已而夕陽距西峰僅丈許隱溪呼予還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予時恐晚不能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芳草埠門以歸

遊武昌西山記

黃岡王廷陳

辛卯秋七月磐濱李子龍津黃子按黃以暇日遊武昌之西山玉泉張子五丘王子及予從旣渡沿廻江岸初經市井隨迹原隰故阡新術遍歷互出古松夾道輿行松間風激木末響中笙簧雲陰藉裾山禽逐蓋旣出九曲道中宛轉盤折登頓欲疲曲竟古碣不屋剔蘚考刻感慨陳迹遂乃憇花宮登萃景樓攀蘅掇藻駢秩賓筵饗子割鮮魴鯉雜薦鼓吹墀列歌聲

近筵數觴且輟。攀磴緣蘿，直至絕頂，率情草坐，命酒
藉石，袖拂烟霞，喜鶯鶯鴛，悉出尊俎之下。面挹大江，
帆檣陸離，遙攬白雉。山名倦雲歸岫，近引寒溪，迅湍赴
曲，俯睇故城，頽雉積莽，吟謝客之詩章，撫孫權之劍
石，豪華狼藉，俛仰愴神，遂奮起迴立，觴轉若環，勸酌
不文，謔浪無禁，已而落照在山，候吏催暮，於是二君
迺歸，予三客留龍磐磯，宵酌磯頭，臨流洗爵，忽見江
光霞色，窈窕微茫，超然有塵外之想，惜二君之不偕
也。遊之明日，磐濱君賦之，屬諸君和之，以及予，予曰
古稱登高能賦者為大夫，予山人也不能賦，請為君
志之。

楚四樓詠引

公安袁宏道

楚之以樓雄者。最勝爲岳陽。夫以八百里之浩渺。與湘君諸山之蒼翠。羅而置之几席之間。此天下絕景也。黃鶴之觀。小不及。而樓當絕岩之上。岩與岩相夾。江水不勝其束。日夜奔騰。號怒其下。晴川閣與黃鶴樓。分岸立。盡會城之山川。林藪。朱門繡陌。若爲之設。色者亦奇觀也。仲宣樓殊寂寞。四顧曠莽而已。余少好吟詠。茲樓近在耳目。而不復措意者。山水不相湊。

也。三樓奇勝。又非余模寫之所能得。故亦不復作。古今爲詩者。于尋常景物。率爾下筆。頗多佳語。至于名山大川。立意構詞。乃反失之。何則。物有以奪其氣也。余于三樓。亦頗以雄麗自失。辟如解音聲人。曲窓嘔亞。亦成佳韻。及置酒高會。冠舄紛錯。輒面赤舌顫。而不能吐者。氣先懾也。雷元亮以詩名海內。旣丞。余郡有清譽。而嗜爲詩。益甚。所之。必以吟篋自隨。其于四樓。皆有述。才情高潔。雅與景敵。余之囁嚅。不敢出一語者。君恢乎有餘。人之才相去。乃如此。夫仲宣樓。平。得與三樓并稱。不爲不幸。然使庾元規。王元之。皆以不相遭。爲讓。不知元亮。又何以自解。

黃鶴樓記

唐 閻伯理

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禕登儼嘗駕黃鶴遊于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迹存述異之志觀其聳構巍峩高標龍嵒上倚河漢下臨江流重簷翼舒四闥霞敞坐窺井邑俯拍雲烟亦荆吳形勝之最也何必賴鄉九柱東陽八詠廼可賞觀時物會集靈仙者哉刺史兼侍御史淮西租庸使荆岳沔等州都團練使河南穆公名寧下車而亂繩皆理發號

而庶政其凝或逶迤退公或登車送遠遊必於是宴
必於是極長沙之浩浩見衆山之纍纍王室載懷思
仲宣之能賦仙縱可揖嘉叔偉之芳塵廼喟然嘆曰
黃鶴來時歌城郭之並是浮雲一去惜人世之俱非
有命抽毫紀茲貞石時皇唐永泰元年歲次大荒落
月孟夏日庚寅記

黃鶴樓記

鄣郡汪道昆

故劉中丞入楚楚父老請治黃鶴樓中丞曰嘻
明詔加惠元元始得及於休息楚病矣慙何敢議遊觀
父老曰不然古者省方觀民必有以也以明天時則
觀雲物以保地利則觀山川以察人和則觀謹俗執
政者慎諸此其孰能廢之故君子遊焉小人休焉君
子觀焉小人比焉父老望公久矣中丞曰嘻楚方不
歲寧詎輕用吾民顧今近屬不共詔從吏訊荆蠻負

固師老無功善從政者以時行父老姑待我明年遼
庶人當不道廢勿王有司夷故宮其材可當大役頃
之乘木浮沅湘而下皆川衡上材長十仞有奇足任
主噐津吏以告轉而致之工師又明年荆師獻捷父
老更進曰楚故有京觀以表武功彼封戮餘以爲名
無不祥大矣乃今野無暴骨一舉而俘叛人罷材官
弛疆事功之上也請以樓易觀父老帥諸子弟請畢
受功中丞曰嘻以宗廟社稷之靈師出而獲戎首
慤幸得免于蓐藁疇敢自功是役也力詘舉羸毋勤

父老於是方伯監司若分部相與計曰材物旣具所
不足者非百工與諸大夫任之悉發刑徒以佐將作
工舉矣旣得請計日而畢工徐大夫中行氏入鄖以
中丞之命來告楚有勿亟之役賴諸大夫國人贊之
成明公儼然在邦域之中請紀成事不佞拜大夫之
辱避席終辭中丞得代踰年不佞自鄖來徒諸大夫
立石宇下請從中丞平生之言譬則甘棠其人往矣
其言在耳不佞寧忍負之楚爲南國輿區首被文德
嗣是伯者代起厥有雄風文物聲名猶可槩見槃游

則章華高唐蘭臺石室辭令則左史倚相觀射父屈
原宋玉唐勒景差學士至今誦之煌煌乎烈矣黃鶴
由酤者顯載在稗官考文則不典於先民程度則不
登於舊物顧千載而下唯此巋然獨存揆諸地宜其
得勢然也彼其該七澤亘三湘揭夏門當大別視碣
石之表東海不然乎哉乃若扼吭江漢之間非師武
臣力不守登樓坐嘯率倜儻奇偉之士在焉將固廢
之必有興也由斯而論其世污隆可得而言自熊繹
受封歷世滋大迄于問鼎其張可知齊侯執言服江

黃以賓楚卽方城漢水誰能去兵其後封疆之臣守
在什二雖陳樽俎不廢戈矛此用武之區彼一時也
皇祖以六師下楚胙壯王填之爰及世宗楚居首
善當世三公四輔通登楚材文治脩明鞬橐不用執
政若諸大夫若諸父老幸而及此時也不亦恬愉乎
哉樓制故庫不足以稱明德天意與之更始而藉手
於中丞徙木程材人力宜不及此先事之不墜非後
事者之資乎顧不佞受成無能布德意以周境內乃
今歲有水溢藪有逋逃民有流亾士有失職於天爲

僭時于地爲侵紀于人爲干和重爲諸父老之憂咎
在不佞諸大夫幸而在事其無棄不佞而朝夕脩之
力此三者以保有終無爲故中丞之辱是役也由前
則諸大夫成之由後則諸大夫保之豈惟諸父老之
休不佞幸矣

登南樓記

宋 陸游

郡集於南樓在儀門之南石城上一曰黃鶴山制度
闕偉登望尤勝鄂州樓觀爲多而此獨得江山之要
會山谷所謂江東湖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是
也下闕南湖荷葉彌望中爲橋曰廣平其上皆列肆
兩傍有水閣極佳往山谷云凭欄十里芰荷香謂南
湖也是日早微雨晚晴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甫
登石鏡亭訪黃鶴樓故址石鏡亭者石城山一隅正

枕大江其西與漢陽相對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數
唐沔州治漢陽縣故李太白沔州泛城南郎官湖詩
序云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
州牧杜公漢陽令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其後沔州
廢漢陽以縣隸鄂州周世宗平淮南得其地復以爲
軍太白詩云誰道此水廣狹如一足練江夏黃鶴樓
青山漢陽縣人語猶可聞故人面可見形容最妙漢
陽負山帶江其南小山有僧寺者大別山也又有小
別謂之二別云黃鶴樓舊傳費禕飛升於此後忽乘
黃鶴來歸故名樓號爲天下絕景以崔灑詩最傳而
太白奇句得於此者尤多今樓已廢故址亦不復存
問老吏云在石鏡亭南樓之間正對鸚鵡洲猶有可
想見其地樓傍李監篆石刻獨存太白登此樓送孟
浩然詩云孤帆遠映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蓋帆
檣映遠山尤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復與冠之出
漢陽門游仙洞止是石壁數尺皆直裂無洞穴之狀
舊傳有仙人隱其中嘗啓洞出游老兵遇之得黃金
數餅後化爲石東坡先生有詩紀其事初不云所遇

何人且太白固已云頗聞列仙人於此學飛術一朝
向蓬海千載空石室今鄂人謂之呂公洞蓋流俗附
會也有道人澶州人結廬洞側設呂公像其中洞少
南卽石鏡山麓巖頑石也色黃赤皴駁了不能鑑物
可謂浪得名者

武昌九曲亭記

宋 蘇轍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
昌諸山坡陀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
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樾蕭然絕俗車馬之
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
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畧爾喜游聞子瞻至
幅巾迎笑而携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
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返往往留宿于山間以此居

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栢之間
羊腸九曲而獲少年游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
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
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
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丈不可加以斤斧子
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
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
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
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
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
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莽拾澗實酌水
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
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
然自笑者也

游九真山記

明 董穀

山在漢沔其最著者曰大別蓋禹跡所及嶓源所窮
紀于虞書人皆知余之初授漢陽也仰之與龍門砥
柱等以爲其必有異者也既見之迺平岡橫亘江漢
之滸猶堵然余每過焉必心羨之曰是猶及見菲衣
惡食之盛德步武于雲根水涯茫乎數千年矣旣而
侍御朱別山授余郡志考之又有所謂九真山者寔
維一郡之鎮去縣百里能作雲雨禱輒應余曰安得

一往其間乎是年八夏不雨畝田告災民以零事白
爰吉蠲齋宿以五月旣望乙丑有事于真舟行蔡店
乘月明肩輿登陸行過半從者戒虎乃益鳴金吹角
持炬報呼以進又二十餘里至麓夜色微茫樹影參
錯攀援扶掖良久至絕頂得古祠焉卽九仙之殿如
郡志所載云者雞且鳴假寐以旦俯首四顧群峰羅
立迺進典祠之老詢之曰此爲襲山此爲朝冠山此
爲走馬山此爲黃鶯山此爲陳湖山此爲稽功山此
爲崇陽山此爲同山皆瘦削其雕刻蜿蜒如蛇龍遠

若趨拱迫若侍衛而九真巍然居所安如受之蓋體
有崇卑則勢因俯仰可以觀物理得人情矣薄暮祀
峻迺下山倒昇之僕夫順行余得逆觀危崖長壑萬
卉盛長草木之氣紛馥著人左右皆成一色殆類鬱
藍之天自空而降碧霞之宮從地而湧巒光欲滴應
接不暇又良久迺卽平地行三里許始出山止焉鴻
荒之初余不識真宰之意使漢水汎濫經乎九真之
下或九真突竝立乎漢水之上則有夏之后金簡玉
文之書未必不告成于茲山之巔與岫嶁同垂無疑

矣。迺今如是泯沒千古。茲余是之憾也。豈九真之靈不欲炫露。自甘寂寞之鄉。抑神禹之偶遺。不以漢決於此。將大塊賦形出於無意。妍媸好惡。自生于人心。而水土者不與也。是皆未可知也。昔九華晦於漢。知于唐。鴈宕晦于唐。知于宋。又安知九真山不知自今乎。是又未可知者也。

泛沔州郎官湖

唐 李白

白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於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永月如練清光可掇張公殊有勝槩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游者非一而枉踐佳景寂寥無聞夫子可爲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因舉酒酌水號之曰郎官湖亦由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上文士輔翼岑靜以爲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

山共相磨焉。詩曰：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時秋月好，不減武昌都。四座醉清光，爲歡古來無。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風流若未減，名與此山俱。

沔州秋興亭記

唐 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泰，情之變也。觀揖讓而退，覩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護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洽，慘則悴，慄則止，泰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憂危，性情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沔州刺史賈載，吾家之良也。理沔州，未暮月而政和，於訟堂之西，因高構宇，不出庭戶，在雲霄矣。卻負大

別之固。俯視滄海之浸。闔吳蜀樓船之殷。鑿荆衛藪澤之大。亦有旨哉。性得情適。耳虛目開。且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沔州靈府恬而神用爽。政是以和。觀其前戶後牖。順開闔之義。簡也。上棟下宇。無雕琢之飾。儉也。簡近於智。儉近于仁。仁智居之。何陋之有。况乎當發生之晨。則攢秀木於高砌。見鷲其鳴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於洞戶。見暑之徂矣。在搖落之時。則俯顛氣於軒檻。見火之流矣。值嚴凝之節。則棲同雲於扁闔。見雪之紛矣。政成頌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興常在。常時之興。秋典最高。因以命亭焉。予自巴丘徵赴宣室。歇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俛仰。美其動息。乃命進牘。抽毫志之。

峴山亭記
歐陽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

峴山亭記

宋 歐陽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

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
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嘗在。而前世之士皆已
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
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
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剝滅也。豈皆
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
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游止也。
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
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
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旣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
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
政。而樂從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
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
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
之風。而襲其遺跡。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
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
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

春夜宴桃花園序

唐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
浮。生。若。寄。爲。歡。幾。何。古。人。秉。燭。夜。游。良。有。以。也。况。陽
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花。之。芳。園。序
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爲。惠。連。吾。人。詠。歌。獨。慙。康
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
月。不。有。佳。詠。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邁爽

題長江萬里圖

吳郡王世貞

余舊有黃子久長江萬里圖。又於一友人處見夏珪所圖，皆極微茫，靄黏天無際之勢，而不能一一辨所自然。皆自武昌泚洞庭，沿江陵而上，趣峽口入蜀，乃足稱萬里。此圖則自武昌溯漢江，遶故郢，度襄樊，抵太和山而止。蓋詰匠朝真卽舟次所得而貌之者也。

登萬山與謝安書

晉 習鑿齒

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南眷城郭。懷羊公之舊風。北臨楚墟。存鄧老之高蹤。游目檀溪。念崔徐之交。肆覽漁梁。追二公之迹。若乃裴杜和傳之故居。繁欽王粲之舊宅。遺事滿目。長公超然臺記出此。

遊西塞山錄

明 唐樞

大江泊道士泐冒雨登西塞山山突出江中峻巖如
削駛湊在下怪石淵潭群峰四拱差退一阿坐報恩
觀觀後玉皇閣山麓龍窟寺西望回山元結讀書處
雨甚不能上

遊西塞山詩

明 唐樞

遊五梁磯錄

明 唐樞

磯當大江湍急中，險削一巖，突出瑩石，丹白，菁茅，翠鬱，竒岸四匝，爽然清以壯，呼酒爲賞，曰：吾才能與較，優劣乎？自勉。

側沅水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渚東里許便得枉人山
山西帶循溪一百餘里茂竹便娟披溪蔭渚長川逕
引遠注於沅

白沙曲注

魏 酈道元

酈德公所居在南白沙世故謂是地爲白沙曲矣士
元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權情自
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豈待還桂柁於千里。貢深心
於永思哉。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蓋劉表治襄陽
之所築也言表盛遊於此常所止憩表性好鷹嘗登
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韻似孟達上堵吟矣

鍾惺曰短牘妙語

高陽池注

魏 酈道元

襄陽侯習郁魚池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陂長六十步廣四十步池中起釣臺池北亭郁墓所在也列植松篁於池側沔水上郁所居也又作石伏逗引大池水於宅北作小魚池池長七十步廣二十步西枕大道東北二邊限以高隄楸竹夾植蓮芡覆水是游宴之名處也山季倫之鎮襄陽每臨北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恒言此是我高陽池故時人爲之歌曰山公

出何去。往至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仲宣樓記

吳郡王世貞

自王粲仲宣依劉表于荊州作登樓賦而江陵有仲宣樓後襄陽有樓亦曰仲宣而友人襄少史周紹稷至自修楚乘還斷以屬之襄陽其辭甚辨而其旨以劉表始至宜城用二蒯蔡瑁計討平諸賊北據漢川以臨中土幾十五年而其子琮始降曹氏蓋終始不離襄陽而江陵特其支郡仲宣之依表爲幕下叅佐以共朝夕不應去襄陽而登江陵之郡樓也然劉良

注茲賦猶以爲江陵而盛弘之荊州記則直以爲當陽其所稱陶牧昭丘云江陵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又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之按張華志稱范蠡葬南郡之華容又云濟州平陰東陶公山山有陶朱公冢則所謂陶牧者未必確而楚昭王避吳去郢北徙都爲襄州之樂鄉其所謂昭丘者亦未必不在襄之近境也賦又云倚曲沮之長洲注引地理志漢水房陵東山沮水所出今房陵實爲襄壤邑而沮水至郢入江故不走江陵道然

鄧道元謂沮水南逕麥城西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而據此賦語爲證則仲宣之所登者一而後人之所擬者三其在襄陽去賦事辭稍遠而于理爲近也夫襄陽之必爲仲宣與江陵之必不爲仲宣吾固不暇論其辭之嫩稱于後世若士衡兄弟之所讓筆亦無足以容吾贊獨惟當仲宣時天下半糜躪于戈戟其可借而托足者獨荊州而幽憂感愴之極自謂其身莊舄而心鍾儀若有美于求群之獸與舉翼之鳥豈以景升之將阡而荆社之不木歟迨其一說琮

而歸操甘爲其用事之椽。而內豔其所從之神武。遂忘先太尉司空之所以相漢。其于辭蓋不以風而以頌矣。然則仲宣之所爲懷思故土也。非故國與故主也。予旣以語紹稷而會。襄國王有所拓籬于樓。使使來請記。今天子累葉神聖。薄海內外爲一。雖窮髮不毛之地。梯航所可及者。若在堂隍之下。而無所慮其私王。以親賢有國。茲土世世共奉。唯謹亦寧。若景升之不恤其祀。而自玷于宗袞哉。予故不辭而書之石。以示夫遊者仰而國。俯而家。靡所不衍。衍卽欲有撰述。以鳴熙代之盛。而附于登高能賦之義。足矣。固不必以仲宣輕重也。

考博似宋景濂荆塗記而筆手更老

